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八十回 顧名思義消冤孽 化怪除邪總道心

這婦人把手指屈起，說道：「一件是家私好。」吳仁便說：「我有田產。」穆義道：「我有屋舍。」婦人道：「穿屋吃屋，還是田產如意。二件是少年壯。」吳仁便說：「我才三旬年紀。」穆義道：「我尚小三歲。」婦人道：「三件是性兒溫柔，情兒長遠。」吳仁說：「你便罵我也不惱，相親到白頭。」穆義道：「便打我也不怪，相愛到百年。」婦人道：「只憑做煤的主意罷。」殷獨乃扯過吳仁來，悄悄說：「作成你，怎麼謝媒？吳仁道：「一件上蓋衣裳。」穆義見了，便扯過殷獨悄悄說：「謝你十貫鈔。」殷獨聽得十貫鈔，乃向婦人道：「他兩個都是我好友，不便偏在一家，娘子且到我家，計較了再作主意。」婦人見事不諧，付道：「兩蛇已在人腰，我蠍尚無定主。」乃生一計，說道：「三位前行，我去方便了來。」三人依說前行，這婦人走入深林，復了本相，仍變了一錠金子。他三人等了一會，不見婦人來。吳仁往東邊去尋，穆義往西邊去找，哪裡有個婦女！那殷獨腰間不時若蟲咬一般，卻是蛇吸他髓。吳仁尋到東邊，卻好遇著一錠金子在地，忙拾將起來，藏在腰間，走到殷獨面前。那蠍子在他腰間也螫了一口，吳仁疼痛得緊，自嗟自怨道：「我吳仁也有些家私，便也消受得這錠金子，如何咬得腰痛？」那殷獨被兩蛇輪流相咬，疼痛不過，吳仁又叫腰痛，都不肯說。只有穆義西邊走了來道：「怪異！婦女不知何處去了？」看著他二人面色痿黃，口聲吆喝，乃問何故。吳仁不肯說出金子在腰，殷獨乃說道：「我出門時，有人送還我一宗帳目、兩串青蚨，不曾放在家中，是我繫帶腰間，被他附累腰痛。」穆義道：「好弟兄，待我替你袖一串。」殷獨只得解了一串與穆義袖著，方才入袖臂膊上就如蟲咬一口，疼痛起來。他哪裡疑，乃起一個不良的心腸道：「且袖了到家用他的。」乃三步當兩步先走。這二人只叫腰痛，漸漸倒在地上，正在哼痛，卻好強忍走到面前，見了說道：「你二人何事在此哼痛？」殷獨說：「錢鈔墜的。」便問強忍：「你在清平院，高僧如何教你？」強忍道：「總來只教我存一點善心。」吳仁道：「他們可曾提我三人？」強忍道：「他有一偈，叫我記了念與你三人聽。」殷獨道：「甚麼偈？」強忍乃誦出來，說道：「一切諸惡業，如蛇並如蠍。」只念到這句，那二人腰間，一個走出一條赤花蛇來，一個走出一個蠍子，往林間如飛去了，嚇得二人癡呆，手足無措，那腰疼痛難當，強掙起向西磕頭，說道：「活菩薩未卜先知，是我等不信造孽。」強忍道：「不是不信，乃是你種種惡因。」二人只得掙扎回家去。強忍乃問：「穆義何去？」吳仁也把一串青蚨話說出。強忍心到他家，只見穆義也哼天喝地說腰痛，都是青蚨變了赤花蛇。強忍便把偈語與他二人事說了，他三人方才警悟，卻只是病痛難醫，乃叫家僕到院來請萬年長老。長老乃到他三人家裡，備細知這蛇蠍作怪傷人事實，乃說：「善信，蛇蠍豈能為妖，卻是人心自為蛇蠍。」殷獨道：「此怪厲害，厲害！」萬年道：「人心更厲害似蛇蠍。」吳仁道：「奉請師父，也只為這蛇蠍毒害，腰痛難當，藥醫無效，自知過惡冤孽。偏我四人，強忍回心，在長老處離此冤孽。如今已知這種根因，望師父救解，我三人願回心修善，再不使心用心了。」萬年道：「小僧有何道力能解救，但你家僕來喚小僧時，三位高僧正在殿廡閒行，聽得善信們遇此惡毒，乃稽首十六位尊者前，將你那插盆蓮花仍取了付小僧帶來，叫三位將此蓮心煎水，洗痛立止，卻還有四句偈語，叫小僧記來，念三位一聽。」乃念道：「強梁名改忍，即此善念堅。

洗心消惡毒，幸種此緣先。

當下萬年長老袖中取出一朵紅蓮花，遞與吳仁。吳仁卻還認得，就道：「這花乃我園中摘來，插在菩薩花盆中的。是了是了，若是煎水洗痛愈，便是我當先種了此善緣。又想偈中說，梁名改忍，我等也情願改了名字罷。」穆義道：「改個虛名，也非實事。」殷獨道：「顧名思義，我等自然不敢再生不良之心。小子便改個殷直罷，以後凡事只存個陰鷲，與人方便。」萬年道：「好一個殷直善們！」吳仁道：「小子便改個吳欺罷。」穆義道：「小子改個沒恩罷。」萬年道：「善信，如何改個沒恩？與那沒義，原來還是個寡情薄倖之名。」穆義笑道：「小子常見人受了人恩惠，便稱呼沒恩門下。小子自知穆義遭此蛇蠍毒害，感得師父佛門救解，受此大恩，願不忘在心，修善以報。」萬年聽了，笑道：「好個不忘修善！」三人只一講論間，蓮心煎水洗罷，都止了痛，乃設齋款留萬年長老。強忍四人齊齊到清平院謝高僧。後有說人心莫如蛇蠍，當畏神明鑒察，七言四句說道：

奸狡存心毒害人，過如蛇蠍虎狼身。

若人識得真因果，舉念空中懼有神。

這平宜裡只因六隻往日積下善功，到老消受康健餘樂，往常去也不知。聽得強梁日前遭遇荒沙變牛警戒，殷獨們又撞著鬼蜮蛇蠍這一種果報，幸虧高僧救解，個個平安，人人俱回心修善，乃人相傳說高僧演化。離清平院十里，有一個玄中庵。庵中一個老道士，修行倒也年久，身邊只有一個蠢愚道人服事。這老道法號中野，盡有些法術，與村裡人家祈禳祛病，驅邪捉怪。一日，吃了兩杯素酒，在庵中臥。人傳說深林幽谷有蛇蠍變金錢，婦女迷弄傷人，幸虧萬年長老救解。愚蠢道人聽得，便問道士說：「師父，林密深處蛇蠍為怪，白日迷，師父何不去掃除？倒被長老成名？」中野老道聽了，驚訝道：「何處蛇蠍作怪迷人？我如何不知去掃除？」乃取了法劍符水，走到林間，卻好遇著強忍四人同著萬年長老一路行來。中野老道便上前與長老、四人稽首，四人與長老各各答禮。道士乃問蛇蠍怪事，強忍一一說出。道士便向萬年說道：「師父，何不把蛇蠍掃除？你救只救了他三位腰痛，卻不曾除了怪根。萬一他又去迷害別人，豈為方便到底？」萬年道：「小僧也無此救解三位力量，乃是行寓我院中高僧，他們誓願演化，也就見在方便，不追究那蛇蠍到底。」中野道士聽了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我老道也知僧家雖與我道門一理，只是用法不同。」強忍便問：「老師父，道門如何與釋家一理？」中野道：「總是一個天地生成。」強忍道：「如何用法不同？」中野道：「我道門見怪，即掃蕩殆盡。他釋門隨他感化便罷。」萬年道：「感化他不作妖妖怪，比師父掃蕩的也是一般。」中野笑道：「腰痛的倒也都感化，咬腰的尚未掃除。」萬年也笑道：「咬腰的若不除，這腰如今尚痛。」兩個講辯起來。強忍乃扯著萬年長老說：「我們且與師父院中謝師去罷。」中野道：「我也要去尋找蛇蠍。」按下長老同強忍四人到清平院來。

且說赤花蛇與蠍子正在吳仁們腰間吸他骨髓，自為得意，誰想高僧偈語道力宏深，使作的他毒氣不能傷人，存留不住，露出本像，仍還幽谷。便互相計議。二蛇說道：「我們計較甚好，無奈那僧道正氣難迷。幸遇這三個，只因他心腸相契，遂被我們著手。」蠍子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土語說得好：『鼓宮宮應，鼓商商應。』他心以我，故此相投。」正說間，只見遠遠一個老道士走將來，口裡咕咕噥噥念著咒語，手裡屈屈伸伸捏著符訣。花蛇乃向蠍子道：「又是那不貪女色的道士來了。」蠍子道：「難道個個道士都不貪色？」花蛇道：「且是個老道士。」蠍子道：「莫要管他老小，或者是個臨老出家未可知，你且退避，待我變個婦女調戲他。若是調上，你再變錢鈔誘他。」蠍子說罷，乃變了個婦人，站立在那幽谷門。老道一見了，驚道：「幽谷之前，如何有個婦人在此？」只見那婦人生得：

蛾眉分翠羽，鳳眼列秋波。

玉指纖纖露，金蓮隱隱拖。

桃花紅又白，楊柳嫩還娜。

妖嬈真國色，看處動人多。

中野道士走近前來。那婦人半含羞半裝俏道：「老師父哪裡去的？」中野只聽了這一聲，便驚疑道：「人家婦女見了人來，忙避不及，就是無避身處，也要把衣袖遮面，況見了我僧道家，更要避嫌，何主動賣弄妖嬈，又先開口問話？此非不良之婦，定是那深林怪婦。且待我試她一番。」乃答道：「老道是過此山望一個施主家的。」婦人道：「施主卻是誰家？」老道說：「是你娘子家。」婦人道：「你如何知是我家？」老道說：「施主曾向我誇道：『好一位渾家！』我想荒山幽谷處，人家那美貌如娘子的，必定就是娘子丈夫乃我施主。」婦人聽了笑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我在家也聽得丈夫說，相交一個老師父。只是我丈夫出外，日久未

回，老師望他也無用。」老道說：「娘子，丈夫既出外，你到這深山來何事？」婦人道：「一則獨自在家心悶，一則來谷邊尋些枯枝當柴。」老道說：「婦女家不可在此荒僻處，萬一遇著人來不便。」婦人道：「有甚不便，就便取便，也是個方便。」老道聽了，忖道：「是了，我假設個施主謊話，他便隨口答應，分明不是不良，乃真正蛇蠍精怪。」乃向腰間解了繯子道：「娘子，我久不會你夫主，特帶了些微人事奉送。施主既不在家，這繯子些微，娘子不嫌輕，收了束腰也好。」婦人道：「多謝，多謝。」這婦人方才伸手來接手繯子，被老道使起法來，這婦人雙手被繯子拴縛起來。那繯子就如空中有提起一般，把婦人高吊起大樹枝上。婦人大叫道：「好老師父，如何上門欺負人家妻小？」老道想，不復了邪怪真形，便不肯就剿她，只候她復了原形，方才動手。蠍子怪卻也靈性，只作婦人形狀吆喝。

那兩條花蛇在谷裡看見蠍子被老道士拴弔在樹上，便計較道：「除非如此如此，方能救得。」一蛇乃變了一個樵夫，一蛇乃變了一串青蚨，從山凹下走上谷口來，見了老道守著一個婦人弔在樹上，乃問原故。老道說：「深山荒谷，婦人家不守節操，在此調戲行人，我道士極惡此等，是我弔她在此。」樵夫道：「此婦像貌中看，卻是有些風疾。他丈夫在山腳下，不是好惹的，老師父休要惹她，快放下她來。萬一叫得她丈夫來，你倒不便。」老道聽得樵子說婦人有些風疾，就動了慈心說：「或者此婦病風喪心，未可知。」乃把繯子解下，那婦人往山下飛走。這樵子擔上，卻掛著一串錢鈔，乃問老道：「師父哪裡去的？」老道又把望施主的話說出。樵子道：「小子曾聽見說，玄中庵一位老師父有道行，幾回要具一份佈施來拜望，今日卻好相遇。適才一家主顧還了我一串兒鈔，情願佈施老師父買匹布，做件衣穿。」中野老道聽了此言，便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林間青蚨咬股直直的腰，便是這蛇精作怪。」乃乘機答道：「好施主，若是佈施老道一串青蚨，一件道衣穿得成了。」樵夫乃向擔頭解下一串錢來，送與老道：「老道不把手去接，乃把繯子去拴，說道：怕施主索子不牢，將我繯子再縛緊些。」樵夫道：「不消繯子，此索甚牢，師父可速藏腰內，莫是撞著別人來看見，說我有錢不顧家小，卻佈施與人。」老道說：「我腰間藏不得一串，倒是我袖中袖罷，只是一隻袖太重。我有劍在此，割斷索子，分做兩處袖罷。」方才把劍要割，那蛇怪驚懼，復了本像，乃是一條花蛇，往地上飛走入谷。樵夫見了，卻也伶俐，便大驚小怪起來，說道：「師父，虧你有道行，識破蛇怪。我們常聞說索怪變錢鈔迷人，前日深林咬了多人，今日卻又來弄我，幸喜我放在柴擔上，若是藏在腰間，但吃它害。老師父若不是把劍割它，也吃了它咬。」老道便問：「此錢卻是何人還你的？」樵子道：「實不瞞老師父說，我樵夫日趕朝終，哪裡有一串賒帳？乃是斫柴谷中拾得來的。始初疑是行人遺失，又為自家一個貧人，何能有此串錢，怕人指做不義得的。亦且福薄，承受不起，故此孝敬老師父，誰知是蛇怪變的。我樵子常在山谷間尋生意，怎容得它？方才見它游入谷去，待我尋出它來，活活打殺。」老道聽了，一則情有可原，一則疑他甚詭，忖道：「且嚇他一嚇，看作何狀？」乃把繯子望樵夫身上一丟，只見繯子把樵夫手足都捆起來，倒在地上。老道執起法劍道：「怪物，趕早復形，你如何迷弄我老道？如不復你原形，我將你碎斫。」樵夫真也伶俐，乃說道：「老師父，青天白日，怎麼使障眼法兒，把我一個貧漢捆倒，說是蛇怪？我家住在山谷下，現有妻小老母，如何是怪？」老道聽了，也疑是實。卻說那蠍子脫了弔樹，走到遠處，看二蛇如何脫身。只見一蛇在谷，一蛇被繯子捆倒，聽得樵夫言語，乃變了一個老婆子，執著拄杖，走上山來，見樵夫捆倒，老道仗劍要斫，乃涕泣道：「老師父如何捆他？想是在此劫掠人財。這樵子一貧如洗，就是斫得些柴，賣幾貫鈔，也要養活老小。」老道見此光景，乃憐那老婆子，便把道法收了，繯子放鬆，樵夫得脫。畢竟如何，下回自曉。